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前几天请家人帮忙染了发,我还是没忍住白发和黑发交错成的那片灰色,虽然距离上次染发已逾四月,然黑发年轻的意念残存,不过随着间隔期越来越长,我想会越来越安心于白发的攻城拔寨。染与不染,肉身皆一身。

虽说如此,人难免受环境和习俗影响。幼齿文化被推崇的当下,中年女明星嘴上说着年龄尴尬没戏演,行为上却玻尿酸热玛吉微整容,要似剥光鸡蛋无沧桑感,可如何以演绎中年女性的生活质感?文化中,仿佛年龄渐增,尤其落实到女性身上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。说到演员,满脸褶子兼肚腩的中年男星倒并不发愁无戏可拍,甚而时不时还会与小字辈女星扮CP。男性主导的文化场域中,女星的焦虑亦可理解。日常中,频频刷屏的中外时尚奶奶,图文表面上似乎是中老年女性精彩生活点赞加持,反过来想一想何尝不是“幼齿文化”的另一种演绎,年轻、活力、精彩,俨然价值标杆。当然,身为中年女性,我也喜欢无龄感,精力充沛,像二三十岁时那般一日十行昼夜写作,但喜欢和现实总是差两口气的。就好比尽管染发了,可是每洗一次头发,白发随发根不依不饶寸寸如新柳露芽,不照镜自知肚明的。筋骨肌理五脏六腑的也一天天纠结错乱起来,用了这么多年了,能恢复出厂设置吗?生

命能一步步走来,作出选择,还能做点事,就应该感谢年龄的赐予。平常心一些,承认,接受生命曾经的绽放和渐渐地衰退,并与其共处。不那么励志,但也并非意味着放弃,接纳生命各个阶段带来的体验体悟,不必太鸡血,飞扬有时,安然有时,烦恼有时,妥协有时,痛苦时时,衰老渐次,自己担任自己的生活。

欣赏山野千鹤子在《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慢慢变老》中表达的人生态度。薄薄的书,文字清浅,娓娓道来一个女人的生活,如何自处,如何独处,如何过好年华老去的生活,在调侃中讲述,在讲述中领悟。思绪皆源自作者日常小事,是较多日本散文的那种清淡随意的风格,似乎不那么深刻,但却因了贴切贴肤而引人共鸣。“满是迷惑和后悔的岁月加上那些经历造就了如今的我,所以我才能觉得比过去好多了。没错,既然如此,为何想要回到过去”。上野同时是《厌女——日本的女性嫌恶》等一系列社会学著作的作者,她的观察犀利敏锐。这份敏锐其实同样闪烁在“慢慢变老”的日常感悟中,书中谈女人的“保质期”,聊到中年女性的性爱,坦然舒展。这份坦率在坊间的文字中似乎尚不多见,不是说没有,而是要么过分的肉体,要么虚饰的



唐天宝三年(743)诗人王昌龄被贬江宁为副职小官。《唐诗纪事》说他“孤洁恬淡”,看来是个孤芳自赏、安逸而又看淡的人。他是位“非战者”(赵景深语),看不惯官场的龌龊,又不拘小节、特立独行而遭忌妒,好在还没有被诬陷的口水淹没,在朋友辛渐要去洛阳时连夜赶到镇江的芙蓉楼送他,并写下了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这首诗开头以冷雨迷蒙之景写心情的黯然神伤,清晨送走了客人,留下的就是远远的楚山孤影了(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)。他拜托辛渐告知关心他的洛阳亲友自己做官的廉洁(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)。

施蛰存先生说:冰心玉壶的意思很明白,但以往注释者很多引鲍照《白头吟》的诗“清如玉壶冰”为出处,说是比喻对做官的心意已很冷淡了。玉壶是比喻清高,“冰”是心灰意冷,林庚先生的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就注为:比喻不受功名富贵的牵扰。也是据清人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的批注“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”。但这并不是诗人之本意,他没有不想做官,只是表白自己高雅襟怀和冰清玉洁。其实唐人一直是用“冰心玉壶”喻清廉的。施先生说:追求清白人生、一尘不染的洁身自爱,正是唐代一些正直官员、文士的崇高理念。

夜光杯

每个人的小时候,都有吃到美食的独特记忆。我从小到大,可以说是吃着宁波年糕长大的。每逢过年,宁波老家的亲戚会寄来晾干的年糕片。表妹告诉我,现在很少有人家手工制作年糕了,多是去机器加工的店家购买。舅舅说几十年前,他和外公外婆一起做年糕,帮外公公用木榔头揉捣蒸熟的米粉团,不仅要出力气,还要把握得当。若是年糕打得不好,吃起来不细腻,存放时间不长,容易裂开。

我的记忆中,外婆家的年糕做好后,会切成片装入布袋,过年前从邮局寄给我母亲和新疆的大姨。那时候,交通不便,

浪漫,或者以有意无意地忽略看不见不谈论来回避。真切坦率地表达出身为人每个生命阶段的切肤感受,在身体和性早已不是禁忌的21世纪,不少观念似乎比呼唤“爱,是不能忘记”的年代还要陈腐,穿超短裙就是主动诱惑的观点依然有市场,更别提有些地区,一边人手一个智能手机,一边还坚持女人不上桌吃饭、女人不能进祠堂的习俗。广告中的女性歧视明目张胆,近日见综艺男某代言某女性内衣,说穿了“躺赢”云云,虽遭网友痛批立马道歉,亦可见之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腐朽观念。

虽然小脚不裹了,也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,不少女性也已拥有如伍尔夫上世纪二十年代所谓“有一间自己的房子”了,现代女性的人生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元,但一个女性要是能自我觉知地过自己的生活,和时间一起成长、绽放和衰老,确实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的过程。自我因素其一,经济环境、社会历史、男权文化等其他因素均为合力。

于是,看到因丈夫不尊重自己,婚姻不幸,但为了孩子隐忍多年,到50岁时开车自驾游的同龄女性新闻故事还是很提气;看到虽然改嫁,但依然为冤屈牢狱的丈夫奔走呼号的宋小女,也是感佩。走出农村,勤勉节俭拼出一家人生活的护工阿姨,让人敬重。认真努力地生活和工作,稀少现身时尚图片中的女人们,不一定熟读波伏娃,也不一定标榜女权,承认男女差异,认同女性自我,努力地扛住自己和命运,是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力量。

重温丁玲写于1942年3月初的《三八节有感》至今有感,文末写到:“一、不要让自己生病。二、使自己愉快。三、用脑子。四、下吃苦的决心,坚持到底。”这些话距今近八十年了,毫不违和。病实在总归要生的,心情也不会天天欣然,身心时不时会迷茫,甚或滑落至暗时刻,最后当然痛尽无挽走过奈何桥。但一日人间,照顾身体,关照心灵,保持学习,做好认定做下去的事。不论女人男人,年龄几何,实属皆然。

母亲步行一个钟头从南七邮局取回包裹后,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她每晚抓几把年糕片泡在水盆中,待翌日清晨,就着切碎了的青菜烧出年糕汤,挖一勺子猪油放入碗里,撒些许味精,吃起来软糯糯,特别的美味,就像回到宁波老家一样。过年打年糕、吃年糕是宁波的传统民俗,在当地还流传着“年糕年年高,今年更比去年好”这样的谚语。旧时人家都会做年糕,晚稻成熟之后,就是宁波人做年糕的时候。鄞县姜山的村落里,家家户户点亮煤油灯,厨房里蒸气腾腾,米香沁心。小孩子特高兴地捏年糕头,用手做鱼,印年糕,做各种脸形的人型,可热闹了。宁波水

武康路北起华山路,南至淮海中路与兴国路交会处,整条马路是一笔优雅的弧线。武康路辟筑于1907年,原名福开森路,1943年改今名。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武康路幽静高雅,被誉为“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”的名人路,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寓居在这条路上。而这条武康路对我来说,更为亲近的原因是,武康路113号,那是巴金的家。

武康路113号建于1923年,由一栋主楼、南北两栋小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,主楼是一座假3层英式花园住宅,其正外面立面呈金字形,灰色细鹅卵石的外墙,装饰简洁。1955年9月,巴金一家迁入此处居住。在这里,巴金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,这里也是巴老半生漂泊后最幸福、安稳的家,绿荫如梦,繁花如画。

武康路113号现在辟为巴金故居,对公众开放。记得第一次参观巴金故居,是由唐宁先生带着去的。步入故居,便见到画家黄永玉在2011年10



平日三万六千生 掌留春秋五色烟 (书法) 刘一闻

另一位日本散文家佐野洋子晚年癌症缠身,得知尚存两年余生时,在看病回来的路上买了辆昂贵的车,“这辈子的最后时刻开的是捷豹车,我的运气真的太好了”。当然不是提倡要买什么捷豹车,态度最要紧,“在难熬的日子里痛快活”(佐野语)。又痛又快,且难且熬,安然于自己的方式生活、老去。

磨年糕,要用当年新产的晚粳米制作。经过浸泡、磨粉、蒸粉、揉捣,使得稻米的成分重新组合。木盆里浸泡着上等的晚粳米,粒粒饱满,用时一昼夜,米已渐醒。浸泡饱满的新粳米磨成米浆,倾入白色棉布袋,用绳子捆扎,紧却易解。自然静置翻滚的棉布袋醒浆,水分微微渗出。然后用大石头重压棉布袋,耗时一个钟头,留下的是纯纯的水磨米粉。接着要用力揉搓,将大块大块的米粉,统统细碎成“雪花”。这时候,倒入木桶

武康路上巴金的家

沈琦华

月专为故居开馆而画的《巴金先生》。黄永玉与巴老是忘年交,早年间,年轻的黄永玉在上海谋生时,曾借住在巴老创办的出版社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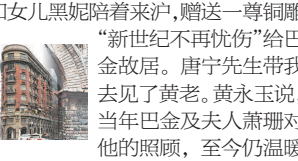
唐宁和我走进故居的“太阳间”,巴老晚年常在“太阳间”写作。所谓的“太阳间”,其开就是面向花园草坪的开放式长廊。巴老家人把长廊加上玻璃门密封起来,巴老就在“太阳间”南窗下那张铺上了白桌布的小缝勿机上写作,《随想录》的最后两卷就是在那里写出来的。唐宁先生是我的老师。我曾在她手种的树下享受了短暂的荫凉,连她顺手替我润色的字句我还受用到现在。巴老作品的真,是所有写作者要继承的。前不久,唐宁出版了她

撰写的一部43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归来去兮》,书中记录一批上海迁往贵阳大三线企业的职工和家属们50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,上百位人物全部使用真实姓名。唐宁写自己是嗷泪写作,我知道先生写作期间经历的沧桑变化生命无常,对于嗷泪,感同身受。依稀记得有一年黄永玉由李辉和女儿黑妮陪着来沪,赠送一尊铜雕“新世纪不再忧伤”给巴金故居。唐宁先生带我去了见黄老。黄永玉说,当年巴金及夫人萧珊对他的照顾,至今仍温暖着、激励着他。在巴金故居,黄永玉开心极了,他脱去外套,只穿衬衣,在花园草地上盘腿坐下,片刻,他向后倒去,竟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,背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游踪。那天的温暖我记到现在,这是深深庭院里绵亘而温润的教养,这种温度的传递,是文化的,且超越时代。

有的笔触都从同一孔眼中涌出”。却说宋代。那是“一切波澜皆须化为澄碧,这是宋人的审美理想”:苏东坡,那是宋代士大夫的洒脱,一位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的洒脱。字的结构各尽其态,行笔中侧、卧、立极其随意,却又都不失浑雅。米芾,笔毫锥体在纸面上自由地滚、抹、扫,他说旁人只用“两面锋”,而自己“独得四面”,其实就是笔毫的全部锥面。宋徽宗独特的瘦金体,体会的话,要像“沉入一条河流”一样,沉入线条,任随线条的推移和线条内部的旋转、弯折、升沉将自己裹挟、拨弄,则能从其中获得十分特殊的体验。可以感知,那是一条极为流畅的河。

论及明清,许多著名书家开始走“狂、怪”之路。邱振中评述,王铎“跳踉腾挪”,狂放不羁之余,有些地方显得过于粗糙,似乎对线条的外观毫不顾忌。但是,只要进入线条内部运动节奏中,自然就会被这种律动裹挟。又如白谦慎老师写的《傅山的世界》中,论及傅山研究各种古文字,把字写得奇古难以辨识、甚至支离破碎,以及用多种书体杂糅的长卷《兽庐妙翰》等等,似乎也是在犄角旮旯浪费大好时光。前半部解读古代杰作,很过瘾。后半部,邱振中力求找出书法与现代艺术的关系。其中一篇关于熊秉明的书法感悟的文字,打动人心。熊秉明认为,“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”。他从孙过庭《书谱》所说的“人书俱老”引发生命感悟:到了生命的暮晚,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境?有的人常说自己的字不好,但是到了老年,我们应该能写出表露自己性灵的字,这样是自在的、愉快的。进而,我们应该有一种认识,回顾过去一生写的字,能认同那是过去的自己,也认同自己的过去的历史,进而能够接受个人生命的终结和完成。人书俱老是一种和谐,生命是唯一的独特的,你的书法也是如此。我们一生写的字,就是我们的足迹。从容、自在、平静地写自己可以认同的字,在书写中得到人书吻合无间的喜悦。

武康路上巴金的家



武康路上巴金的家

书法中的生机

包寒

品评鉴赏,古人著述甚丰,美好意向比比皆是。例如,王羲之《兰亭序》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”

邱振中老师的《神居何所》不作此言。“看到《祭侄文稿》,就像看到一头活的猛犸象走过来!”我们常说《祭侄文稿》“沉痛切骨,天真烂漫”,然而,“猛犸象”却更形象地凸显杰出书作的样本价值,它既是无意为之却为千古精品,同时又分明折射出盛唐顶级风华摧折的国破家亡之痛。

对于书法史上语焉不详,只有一点朦胧身影的“草圣”张旭,邱振中崇敬之外,还有同情:因为他的书作虽然受到顶礼膜拜,却被架空,徒享盛誉,后继无人。而对于狂草这种书体,邱则点评道,必须在迅疾的挥运中同时处理好线条质量和空间结构,这不是靠多年苦功就可以拿下,还得有才气。后世那些自以为得狂草三昧的人,不过是漫画式的摹仿。邱振中不吝笔墨地赞美八大山人,他说,在作画的盛名之外,八大的书作本身还不是特别受人关注,然而,八大却“根本不屑于做一位步人后尘的书法家”。八大有“轻灵”的,如在空中飘浮的笔触”,后期的作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,少数被夸张的空间显得特别突出,像是“长长的步道上几处突然出现的空场,留下的明亮让人难以忘怀”。一切波澜皆须化为澄碧。对于已经封神的晋人笔法,评论是用笔的微妙与淬剑、乐音同理,以及“似乎所

欢用年糕当饭,可以节省时间。用年糕搭配蔬菜,既能吃饱饱的主食,又是美味的菜肴。梭子蟹炒年糕,让这个原本清淡的米制品幻化出另一种滋味。这些年,在廉价速成年糕的冲击下,传统年糕实在难以维持,手工做法的手艺渐渐消失。当下宁波人也很难吃到正宗的传统水磨年糕,何况在他乡工作生活的江浙人和爱吃年糕的食客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季第二集“主食的故事”中,宁波年糕是主角之一。晶莹剔透的宁波年糕,口感滑嫩,百吃不腻。

十日谈

明日请看《草堂“鸭稻米”》